定远千年古银杏

李荣厚

“盘根连接池河水，郁郁苍劲迎宾朋。”定远县三和集镇槐墟村生长着一棵古老的银杏树。它株高约22米(6层楼房的高度)，根部周围有12米粗，树干中央周长还有5米之多，需要有三个成年人手拉手才能围过来。银杏树生长缓慢，一棵十公分之粗的银杏树，起码要20年的生长时间。

笔者曾于四十年前，为定远县广播站采写通讯稿，在村中探访一位八十五岁高龄的孙姓老人。根据孙姓老人回忆：这棵古银杏树原植于复兴寺大院里。槐墟村的复兴寺约建于公元1256年左右，毁于解放初期。孙老人说，复兴寺被烧毁前，院里存立有十几个记事石碑。这些记事石碑记载着复兴寺的兴衰历史。在多个记事石碑当中，让孙老人最为难忘的就是一块刻着“元朝元年建复兴寺　栽小白果树一棵”这样两行字的石碑。由此计算，这棵白果树的树龄约为800年左右。可惜的是，这些石碑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，都被拉去修了塘坝的泄洪道。老人还说，在距复兴寺往东500米处，还建有一座尼姑庵，也在解放初期毁坏。最让老人痛心的是，复兴寺大铜钟的丢失。那个大钟重约0.5吨。由于战乱，怕大钟丢失，他当年参加了掩埋这个大钟的行动。再后来，由于时间久远，同行的乡邻大多驾鹤西去了，他也忘记了掩埋大钟的位置。老人还感叹复兴寺的镇寺之宝，一对足有一米高的铜菩萨也在战乱中，不知道被什么人拿走了。

“废墟唯独留古木，不见僧侣执清灯。”寺毁僧人散，在古银杏树四周，但见瓦砾一片，伴古树而保存下来的还有一口被人抬去井栏的古水井。那口古水井的水却是十分的旺盛。每逢干旱，这口古井都可以为这个村抗旱保苗发挥重大作用。这口古水井，是当年兴建寺院时兴建的。距复兴寺往南100米处，还有一口大型水井，井栏为火山岩石打造，足有一米高，直径约有1.5米，这口水井显得十分沧桑久远。水井栏四周被打水绳索撸出来一道道深深的痕迹。传说，槐墟村过去有72口井。72口井的井水当年要养活多少人马？1975年，定远县三河公社(三和集镇的前称)兴建黄桥水库，出土有古代盔甲、弓箭、宝剑等文物。

三和集镇槐墟村境内的这棵古银杏树为雄性白果树。该树每年只开花不结果。但是，摘采这棵古树的花粉授粉现代银杏树，银杏果会结得又大又圆。多年来，生活在槐墟村的人，视这棵大树为吉祥树。我想，这样历史久远的白果树，不只是槐墟人的骄傲，它应当是我们所有定远人的骄傲！

春天来了，这棵古银杏“清新蓓蕾，满地花蕊。”夏月雨余，它像一条青龙，摇头摆尾吟诉之声：“膨破耳鼓膜，放声数十里。”秋季之时，古银杏就仿佛是条变色龙，“周身披满黄金甲，瑟瑟萧萧御寒风。”冬天之时，古银杏虽落去了满身光荣的银杏叶，那千枝百条如铁似铜，展现了顶天立地的大无畏精神！

这棵古银杏树干向西南方向倾斜成90度角。如此巨大的一个庞然大物，什么力量能拉动得了它？传说，当年复兴寺栽有两棵银杏树。雄雌异株，每年硕果累累。寺院的僧人们还常常用树上的白果来招待上香之人。传说这一年，寺院主持觉远和尚不守寺院清规，与不远处尼姑庵的道吉尼姑有染。有一回，觉远和道吉半夜三更又在大雄宝殿里约会。恰好这时，被两棵银杏树神撞见。两棵树神十分气恼，决定要离开这个不清静的地方。雄性白果树让雌性白果树先走一步。待雄性白果树断根拔节正欲起身去追赶自己的伴侣时，全院的和尚惊醒了。他们立刻起来，将大树死死地拖住，然后用一把大铜锁加铁链把大树紧紧锁住。因为雌性白果树驰往西南方向，所以，这棵雄性白果树也往西南方向倾斜着，朝思暮想着自己的伴侣。现在可以看到，树干中央的那个大鼓包，便是当年锁树时留下的伤痕。据说，往西南方向500公里处，确实生长着一株雌性白果树，也是元代所植，是复兴寺跑去的那棵？还是巧合了呢？不得而知。

古树历经风雨沧桑，承载着丰富的时代变迁的信息，见证了一个地方的历史，凝固了一个时代的记忆，是一部耐读的自然历史和文化史实。

自古人类仰慕名木古树，“僧植银杏，民插杨柳。”银杏树自古至今是人们热爱的树种。现代公园、小区、车站、道旁等无不以植银杏树而骄傲！人们对数百岁的古银杏更是欢喜又无比崇敬。曾经，有好心人捐资为这棵古树修筑了围根围墙，又在古树周围修建了避雷设施，但是还没有完善。目前，这棵古树周身多处遭雷击，已伤痕累累。笔者呼吁，愿有更多的明智人捐资，把避雷设施安装完毕，更好地保护这棵古树。愿这棵古银杏树千年碧绿、万年长青！

我的收藏

徐先标

乱世买黄金，盛世玩收藏。我非专家，更无资金，收藏只停留在我的兴趣爱好上。

书藉是我收藏之一。我喜欢文学，便常常留连于新华书店，只要时间允许，总要逗留，翻阅文学名著。工薪买不起，只能多阅览一些，遇到好书便节衣缩食一次，为此总遭到妻子的批评。没办法，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逛旧书摊不失为一个好方法。

这旧书摊也分几类，有从书店旧仓库兑换出来临时卖的，这些书多半当破烂，只要给钱就卖，不问书的实际价值。按书的页数多少，薄厚的程度论价，这里面有的是好书，就看你的运气了。我有幸遇到一次，10元三本，都是早期正版出版物。我倾囊中之财，一次购得上百本，算是捡漏吧。卖书之人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，回家遭妻子斥责和几天的唠叨。我甩个耳朵给她，沉浸在文学的海洋里。

也有出售旧书或盗版书为职业的，这些人大多懂行，书的价格分得开，悬殊颇大。如果觅得一本好书，他会看穿你的心思向你要价，由不得你不忍痛割爱的。一本好的书法大赛钢笔字帖，早年的精品，我为之喜不自禁。看到我爱不释手的神情，他就出天价，一番舌战仍被宰，奈之何，此时我为鱼肉他是刀俎。但看到那笔走龙蛇的风格，沉浸于书法境界，便忘却被宰的疼痛了。

再一类便是家藏书甚丰，却无子孙去读，晚年清贫，老学究在老伴的监督下将藏书置于街头变卖。我有幸捡得一本好书《金瓶梅》，刻版印刷珍品，线装本硬书皮，古色古香，一看便知年代久远，端庄精美，没有一点瑕疵，扉页少有翻动，一尘不染，想必主人很爱之，从未示过人。我窃喜，便也藏甚严。闲暇之余宝贝似的打开，真是猥词与妙语同在，艳情与贪欲共生。“不独文君奔司马，西门今亦遇金莲。”我不敢苟同作者的观点，但《金瓶梅》是部充溢着相当强烈的现实气息的作品，是我国最早以写一个家庭的兴衰来反映社会矛盾斗争的世情小说。鲁迅先生曾说过：“诸世情书中，《金瓶梅》最有名。”

崇拜领袖是我们这代人的共性。一次在合肥城隍庙看到一尊伟人毛泽东的汉白玉站立像，主席身着长风衣，迎风站立，左腿微向前跨，立于两层基石之上。基石正面隶体书写：“毛主席万岁”。塑像高八寸许，置于家中酒柜格中，显得端庄得体，常常让我想起小时候家里的一幅中堂画，它是我儿时最深刻的，也是最完美的最早记忆吧。“毛主席去安源”，下面有一行小字：“一九二一年秋，我们伟大的导师毛主席去安源，亲自点燃了安源的革命烈火”。身穿青布长衫，右手夹起竹质油布伞，目光炯炯，表情严肃，握紧的左拳充满了坚定与信念。

篆刻艺术我也情有独钟，平时阅读书报，每有篆刻作品必开天窗，同事常责备我，有天窗必拿我是问，领导也批评我这“不良”现象。我却有错不改，都是爱好惹的祸，久而久之，他们也默许我这“不良”行径了。功在不舍，我集得篆刻作品集一本，闲来陶醉于篆刻的艺术境界，体会篆刻文字线条的变化、字形的“圆融洁净”、字的比例的搭配、字与字之间上覆下承、左顾右盼、收放结合整体布局的艺术构思。至于“宽可走马，密不容针”古代章法，非我所能解读之。近代篆刻大家吴昌硕讲，篆刻创作要有“书卷清气，虚和秀整”。“书卷气”和“金石气”是篆刻艺术的核心。“金石气”似乎更重视创作材质的美，而“书卷气”则更突出了创作的文化意味。例如“山高月小”这个主题，艺术家独具匠心计设计：一个方形的章胚，断续地方形线条约束着画境，一座巍峨的大山立于画面右侧，仅在左上角的一点空隙一轮残月(象形字)悬挂空中，大量的空白让你有无限之遐想。

阴刻与阳刻是篆刻的两种基本刻制方法，阳刻是白底朱文；阴刻是朱底白文。我的藏品也有这种区分。《百家姓》是古代的蒙学教材，我小学却未读过，虽有耳闻，终未见过全文，有幸在滁州的地摊上捡得一漏：竹简上阳刻文《百家姓》。真是爱不释手，不仅可以欣赏阳刻字体的浮雕感，还能阅读《百家姓》全文。虽是现代工艺，却古色古香。楷书“温文尔雅”：字体雍容圆润、端庄自然；笔画刚劲而不外露、虽飘逸却文静凝重。“水声鸣昼夜，山色永春秋。”则是我买的一对阴刻竹联。其行书有龙精凤眼之经，高山坠石之态。整体造型娴熟妍美、典雅洒脱。笔锋遒美劲健、超逸宁静。点若危峰坠石，撇如兰叶飘风，曲笔藤蔓妩媚，直画剑道刚健……

李希华第三部长篇小说出版发行

我县著名作家李希华与陈皋骏老师共同创作的长篇小说《画痴》，日前由人民东方出版传媒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。

李希华，1945年生，定远人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从事专业戏剧创作。主要作品有：长篇小说《前夜》、《蛾》；中篇小说集《古镇新客》、《天蓝蓝》、《寻找金子的人》；剧本集《李希华剧作选》。大型话剧剧本《消魂水库纪事》获安徽省剧本创作一等奖，《脊梁》获省“五个一”工程奖，16集电视连续剧《静静的艾敬河》(合作)获中宣部“五个一”工程奖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，最新创作的黄梅戏《暗访》，入围安徽省文化厅2017年度戏曲创作孵化工程。

长篇小说《画痴》近18万字，故事讲述了30年代初，寒门子弟陈冠艺痴迷绘画，在写生时与富家女儿王黛丽相识相爱，并创作一幅《美人图》相赠。地痞吴鼎乃得知消息，前来购图，遭到拒绝，便强暴王黛丽致其有身孕。王黛丽与陈冠艺婚后，生一男孩，取名陈振海。抗战爆发，吴鼎乃成为强盗，抢走王黛丽。陈冠艺家破人亡，最后和贴身丫鬟婉儿结婚，共同走向革命，以画画掩护身份。紧急危难时刻，他们将绝密情报藏于画作之中，巧妙躲过敌人搜查。地下党县委书记被捕，生命危在旦夕。陈冠艺上下奔走，警察局长索要100块大洋，陈只好忍痛割爱，卖掉《美人图》。他一直念念不忘这幅画，临终留下话：将来千方百计收回《美人图》。“文革”后，为收回《美人图》，陈振海和吴来山相逢。原来，吴是当年王黛丽被吴鼎乃抢去后生下的孩子，正是陈冠艺的亲生骨肉。最终，《美人图》收回，同母异父的两兄弟得以团圆。　(王贵东)

最后的绽放　何永勤　摄

老年大学诗词班习作选登

扬州即景(嵌句)
杨家林
湖瘦多幽境，亭奇景色新。
江山留胜迹，时雨静飞尘。
柳绿浮清影，花红醉客宾。
忘怀烦恼事，惬意画中人。

春　耕(嵌句)
张敬乐
桃红花蕊绽，麦浪绿颜深。
柳发飘清秀，湖心荡皱纹。
阳春回大地，时雨静飞尘。
正趁墒情好，农家起五更。

墨　趣
董敏善
忘形陋室度耆年，
得意桑榆童趣鲜。
笔砚纸书常作伴，
挥毫泼墨颂时贤。

雨夜见闻录
杨家香
横雨连珠处处飞，
行人受阻待家回。
长街小巷霓虹舞，
砼道华车沐雨追。
男女欢颜情切切，
青春伴侣意偎偎。
红尘挚爱知多少，
今古文章见口碑。

春　雨
胡仁会
新春喜雨品无私，
润物无声看柳姿。
芳草茵茵连水碧，
行歌踏韵满天诗。

荷
何中奇
一朵秋云一朵霞，
五分翠盖五分花。
湖边敞户开门睡，
彻夜和风香满家。

清平乐　中国梦
张贤孝
东方灿烂，
逐梦神州遍。
绘制千秋蓝本现，
聚力人民亿万。
创新改革融通，
齐心共话冲锋。
着意和平崛起，
争先世界云龙。

诗路花语

想造一个汉字

蒋　林

要不，造一个字？

我的这个想法由来已久。

安徽定远这个地方，有人生活的历史久矣，可以考古到新石器时代。这个地方位于江淮之间，语言学把这个地方定位为江淮官话和中原官话的结合部。上古时代，这里的先民怎么说话的，现在当然不知道。但是，从现在定远人说话的腔调和音色里，多少还是能够看出一点“老早”的端倪。总的来说，定远方言显得“硬”，这就将先民的面貌基本呈现了一二。方言，一方之言，根系扎在远古，茎叶活在当下，是不腐的流水。我先天注定活在这流水中，定远方言就是我的宿命。我年轻时，有段时间喜欢拿普通话装饰自己，现在一般不用。我觉得，我对方言之美的认识来得比较晚。当我有了这个认识的时候，一个长久隐扰的问题就在耳边清晰地说出声了。

说的是一个读音：Sang，第四声。

这个读音的意思，官方认定是表示“勇猛，有力气”(见《定远县志》)的意思。我觉得，也有表示性情刚烈、不惧危难的意思。接着还应该有行动盲目、举止莽撞的意思。这个读音说出口的时候，在听觉上是有快感的。这个读音表示的词性当属形容词，使用时，有时是夸人，有时也夹枪带棒的。

例一：“杜特尔特敢在电视上公开叫骂奥巴马是……一个字：Sang！”

例二：“老白干？67度的？那玩意儿太Sang了，肚子里的蛔虫都能被它烧死！”

这是充满表扬意味的例句。下面的是嘲讽。

例一：“他Sang，他一板脚就把老婆踹听话了！”

例二：“你多Sang喽，红毛野人也要让你三分呀！”

这个发出Sang音的形容词，在我看来，简练、精彩、传神；它很“贴”，像一个简单的线条，把定远这个地域的活人品相勾勒得非常准确。举个例子。六十年代末，驷马山引江灌溉工程在安徽东部开工，定远县出了近二十万人次的民工，大多集中在位于和县境内的工地上。1949年之后，类似这种大规模的人口集中行动很稀罕，各地人群汇聚在一起，性情是显得很迥异的，地方个性也往往通过具体的事情显露出来，容易“出类拔萃”。工地上架的高压线垂落下来，由于当时的民用电是低压，且不普及，农村来的民工们大多没有高压电危险的概念，对于高压线不能触碰、“老虎咬手”的提醒，就有定远民工心生不服，满不在乎，“我们定远人还怕这个？哪个讲不管摸的？老子摸给你看看……”噗嗤一下，这汉子将电线攥在手里，却甩不出去了，立马悲剧！这件旧事，里里外外氤氲着的，就是一个“愚”字，而愚与蠢是堂兄弟；但定睛端详，那愚，也与勇气、探索心、不甘人下沾点表亲。驷马山工程结束后，定远民工给其他地方民工留下了一个三Sang的名声：喝酒Sang、打架Sang、干活Sang。不用解释，在当年那个大工地上，定远人是怎样的一种情状，从这个Sang字里一听便知，活灵活现。

我却对这样一种说法不满意。有难闻的味道在里面。多年来，在皖东其他地方喝酒，总有人劝酒时拿这三Sang说事，还说你们定远人喝酒Sang，那是出名的呀，听说连定远的麻雀都能喝二两！我虽然生气，但又没办法为自己人正名。

当年某位人物，他是恢复高考的首届中文系学生。有一次，外地来客，又说到Sang的事情，他对客人凝眸沉思良久之后，悠然开口：“我们定远的这三Sang，很久以来都被大家说简单了，说半句，漏半句。我们定远人干活Sang，是无私奉献干活Sang；我们定远人喝酒Sang，是朋友来了喝酒Sang；我们定远人打架Sang嘛，是见义勇为打架Sang！言毕，稍顷，满堂喝彩。这人画龙点睛、点石成金、化腐朽为神奇，让莽鲁变得理性，让难听变得体面，让浅妄和愚庸瞬间提升了境界。

问题是，这么好的一个读音，却一直没有相应的汉字来展现它的面目。

县志列举方言词语，用的是个“丧”字，取的是去声，但这不是拉郎配吗？丧钟、丧失、丧气、丧心病狂……哪一个字面也不是咱这个Sang的意思。也有地方上的文人写文章时绕不开使用这个经典方言，以“棒”字来指代Sang的意思，显然是狭隘了。我还看到有人写的小说里用“上”字替代Sang字，听起来怪怪的，就像是个大舌头。邻县全椒人吴敬梓写的《儒林外史》，里面收有定远的另外一个经典方言“韶道”(话多，谝能意)一词，虽是难得，算是殊荣，但搜遍这本生活气息浓郁、人物形象出彩的近邻大著，本乡本土俚语实在是稀罕得紧，特别是找不到一听就能会意的Sang字，终是让人不免生憾。清代咸丰、同治、光绪年间，淮河沿岸的文艺界曾有“怀诗、寿字、定文章”的美誉，这定文章的代表人物就是定远人方浚颐、方浚师和方浚益这“方氏三兄弟”(《安徽通志稿·人物转》)，而方氏三兄弟所著皆属文人诗文，料市井方言极难入诗入文，但也不见那个Sang字　(我曾专门拜会定远文史专家熊明陶先生，就其通读方氏兄弟存世遗作所见，是否含有定远方言及Sang字线索进行请教，熊明陶先生认真答曰：倒是真没见过)。而定远方言里，像诮驳(缺德意)、搭僵(难办)、砸蛋(糟糕意)、噎雄(算了)等词语，皆有汉字呈现，且字面意思与字音本意基本吻合，多年来在江淮大地的风中传播，彰显出独特的风味；唯独这一个Sang字，在数万汉字里找不到一个恰当外形。经查，《康熙字典》里，与Sang音匹配的汉字共十五个，读音无论为阴平还是上声或去声，皆无符合定远方言中Sang的意思；《新华字典》里，与Sang音匹配的汉字共三十一个，其中的去声读音也与吾意相去甚远。至于万能的搜索引擎，也显得孤陋寡闻，万变不离康熙或新华其宗，绝无吾乡之Sang意。

这可如何是好？

一个多少代定远人口口相传的读音，至今，它因没有字形的遮蔽，还在裸体着呀。

“要不，造一个字？”这个声音在体内震荡了一下，吓我一跳。你敢造字？你以为你是谁？你以为你是造“秦”字的嬴政、造“隋”的杨坚、造“曌”字的武则天、造“她”字的刘半农、造“猹”字的鲁迅、造“搞”字的夏衍？你不是。你只是此地一个普通公民，但你有权以文化的名义为乡音做一件合适的衣服。

汉字造字一般有四种方法，象形、指事、会意、形声；转注和假借之法，当属用字而非造字。四法之中，象形显然过于简单了，象不了Sang形；指事也需要符号或图形，虽能表意，仍嫌单调；形声已被否定，因为没有一个恰当的“声”能够站在左右；唯有会意能够将Sang的意思表示出来。转注和假借之法，因为都囿于一个“声”的问题，故不再考量范围。那么，该挑选哪两个或哪几个字来组合表意呢？这个问题着实难为到我了。我想，能否可以从Sang的反义着眼，从对应关系上构思Sang的字形？不妨一试。首先想到的是孬字。孬，可以相反的面目站在Sang的对立面上。既然不好为孬，那么咋好为Sang呢？想来想去，觉得咋好也不能完全涵盖Sang的意思；用“好”的意思来彰显Sang的意思，总嫌笼统；况且Sang的意思里，褒贬各具，也不仅仅限于“好”意。看来，用这个“孬”字的会意思路，是朦胧的，也是逼仄的。我接着想到了怂字；怂，阳平声调，讽刺意，指人软弱无能；这个形声字也可以作为Sang的反义词；国内的西南西北皆有“怂娃”之类的方言，会的恰好就是Sang的反义。但这个怂应该是讹借字，从尸部而非心部，能作为Sang的造字依据吗？“凡尸之屬皆从尸”(《说文解字》注)，尸的形态和本意让我觉得，倘若造使Sang字，使用尸部断然不行。那么，回头从心部入手如何？放眼看来，既然在现实生活中，无论是电脑的程序造字，还是小说和影视等文艺作品的实际使用，怂字已然讹借成事实；怂，既有上声的怂恿之意，也具备了阳平的“怂娃”之意，并被广泛使用；那么，从心部着眼造出一个会意的Sang字，看来是有其合理性的。

想法至此，Sang字呼之欲出。所谓定远人的三Sang，说来说去，不就是一个地域内，人的大胆、果断、刚勇、无畏的性格特征吗？不就是在以干活、打架和喝酒为表征的底层生活状态下，呈现出莽汉加智者的有勇有谋和有胆有识吗？不就是在一个更大的文化范畴内，具有群体意义的直觉指引行动的线性思维特点吗？说到底，所谓Sang，就是智慧加上体能，就是有脑子又有力气，就是心和力的合成。它傲然地站在怂字的对面，“勇猛，有力气”，同从心部，互为反义，形象生动，易于理解。它以“心上之力”的浅显易懂，完美表达了定远人千百年来滋养出来的这一独特性情。

上力、下心，是为Sang字。见图：忒

事已至此，我想我的狂妄也该收场了。我也许做了一件本该在书房里想一想、不该拿出来晒一晒的事情。但我又想，我逝去的父亲、我从未谋面的祖父、我那些高居在定远西南一隅位于江淮分水岭脊背上的祖先，当他们得知，他们说了多少辈子的、在朗朗乾坤下风传却从没在大地上落实的那粒汉字，有可能经我之手，深埋在这片唤作定远的土地上，成活、成形、成荫，先人们或许会在高端颔首微笑吧？谁知道呢！我只是尝试在做一件打补丁的事情；而打补丁，这既是粗布时代的擅长，也是网络时代的必须。

我既然期望点赞，也就能够包容吐槽或怼。您请！